

孟广龄

编著

翻译理论与技巧新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翻译理论与技巧新编

孟广龄编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翻译理论与技巧新编

孟广龄 编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625 字数：259千
1990年11月 第1版 1990年11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303-00439-4/H·53

定价：2.35元

前 言

《翻译理论与技巧新编》是参照原教育部外语科大纲要求、结合英语专业本科翻译课教学实际情况而编写的一本翻译课用书。编写目的是想为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青年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爱好者提供一些研究翻译理论与技巧的线索，希望能够起到一定的启发、引导作用。因此，本书除可作为翻译课用书外，也可作为青年翻译爱好者的自学读物。

首先，全书在体系安排上注意了兼顾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两个方面的内容。作为教学用书，本书力求避免只讲技巧、不谈理论的倾向。但在理论方面也只是对某些最基本的问题有重点、有针对性地作了一些简要的介绍和分析。例如第一章之所以要简略地论述翻译的意义和作用，是为了进一步加深某些外语专业的学生和部分外语教师对翻译这门学科的重要性的认识。在第二章中概括地介绍古今中外关于翻译标准的各种主要论点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众说纷纭，似乎莫衷一是，但基本上还是有一个统一认识的；而且外国人的说法与中国人的说法有许多地方是相通的，从而引导读者既要参考外国的理论，也要学习、研究中国学者的各种观点。至于为什么在讨论翻译标准时要把对文学翻译和科技翻译的不同要求提出来，则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也是长期以来在翻译标准问题上认识不够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章中提出翻译标准的必要性和相对性，是为了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由于难以达到理想标准，要求过高而却步不前，不敢动笔；另一种是由于翻译标准的相对性而降低对翻译质量的要求，并以此作为草率从事、胡乱翻译的根据。再如第三章的编写目的，主

要是想使读者从理论上对翻译的过程和翻译的实质有一个最初步的了解。在翻译技巧方面，我们把各种翻译技巧概括为“增”、“减”、“换”、“改”四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最基本、最常用的、以及比较难以掌握的几种语言现象和句型结构的翻译方法。总之，我们既兼顾了理论与技巧，又注意了突出重点和难点。

其次，在讨论翻译技巧之前，本书着重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见第四章）作了较系统的分析和概括，这样从英、汉两种语言特点的对比研究出发，来引出翻译的各种方法和技巧。尽管不少近代翻译理论家十分强调研究思想内容（“信息”或“意象”）的转换，但是如果完全抛开语言表达上的转换，也就谈不到什么翻译技巧了。应当看到，研究英汉互译的理论、原则、方法和技巧，是同研究英汉两种不同文化和两种不同语言的特点及其对比分不开的。正因为两种语言有“共同点”，才使互译成为可能；也正因为两种语言有“不同点”，才使人们探讨、总结出各种方法和技巧。因此，对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可以说是学习、研究翻译方法和技巧的重要依据。所以本书第四章的编写，是想为下面几章讲述翻译技巧奠定一些理论基础，或者说想把它作为引出翻译方法和技巧的若干指导原则，以便于读者自觉地掌握、运用这些方法和技巧。

第三，本书第四章以后的各章基本上都是把英译汉和汉译英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论述的。作为教学用书，把英译汉和汉译英两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分为两个步骤或两个部分来讲，或许更符合循序渐进的原则；而且英译汉和汉译英的过程以及两种翻译的方法也确实各有其特点。但是，为了便于通过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使读者更好地领会、掌握各种技巧，在大部章节中我们还是尽可能把英译汉和汉译英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讨论的。例如，英译汉中“增补”或“重复”某些词语的方法，也正是汉译英中“省略”那些词语的方法；又如，英译汉中将某种单句转换为某种复句的方法，也正是汉译英中将那些复句转换为单句的方法。由此可见，

把英汉互译的方法结合、对比起来讨论，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也可以便于读者领会和掌握。当然，在使用本书的过程中，根据教学需要或各人不同的需要，既可以将英译汉和汉译英两者结合起来学习、研究，也可以先着重从英译汉角度，后着重从汉译英角度分两步来进行学习、研究。例如第八章着重讨论的就是英语中几种特殊语言现象的汉译问题；第九章就是汉语中几种特殊语言现象的英译问题。在作短文翻译练习时，读者也完全可以先集中练习英译汉，然后再集中练习汉译英。

总之，本书的编写原则是：谈理论，只作扼要的介绍和分析，不作过于详尽的系统论证；讲技巧，着重从两种语言特点的对比中引出最常用的翻译方法和技巧，力求避免仅仅孤立地罗列各种方法；举实例，尽量搜集足以说明有关原则与技巧的典型译例；编练习，兼顾单项练习与综合练习两个方面。除在各章后面酌选少量单句练习外，还选编了不同体裁和题材的文字难易不同的短文和文章片断，附在书后，以便读者通过实践，综合运用翻译技巧，提高翻译能力。在短文翻译练习之后，均附有参考译文，仅供读者用来和自己的译文作对比分析。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出版的许多书刊（参考书目附在书后）。并从中选了一些例句，得到不少启发和帮助，仅致谢意。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写时间仓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六年五月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参照原教育部外语科大纲要求、结合英语专业本科翻译课教学实际情况而编写的一本翻译课用书。除可供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翻译课作为教材使用外，也可作为青年翻译爱好者的自学读物。

本书注意了兼顾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扼要地介绍、讨论了有关翻译的基本理论知识；并着重在英汉两种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介绍了最常用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为了突出英、汉对比，本书是把英译汉和汉译英的方法结合起来论述的；此外，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在讲解各项具体技巧之前，先把所有的翻译方法和技巧概括为增、减、换、改四个方面，然后通过大量译例系统地介绍了最主要的几种翻译方法和技巧。

全书共分十章。各章后配有单句练习，书后附有短文翻译作业材料，可供读者通过实践来熟悉和运用翻译的基本方法和技巧。

目 录

第一章 概论	1
第一节 关于翻译的意义与作用	1
第二节 关于翻译的理论与技巧	4
第二章 翻译的标准	7
第一节 关于翻译标准的各种论述和不同理解	7
第二节 翻译标准的必要性和相对性	10
第三节 译者应具备的必要条件	13
第三章 翻译的过程	16
第一节 翻译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	16
第二节 翻译过程的三个阶段	20
第三节 直译与意译	22
第四章 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及其对比	31
第一节 两个民族文化背景、传统习惯 和思想方法的差异	31
第二节 英汉两种语言的性质和特点	36
第三节 英汉两种语言表达形式的对比	38
第五章 英汉翻译的常用方法与技巧 (一): 词语的转换	54
第一节 词的选择与词义的转换	54
第二节 词类的转换	74
第三节 句子成分的转换	83
第六章 英汉翻译的常用方法与技巧 (二): 词语的增补、 重复与省略	93
第一节 词语的增补与省略	93
第二节 词语的重复与省略	112

第七章 英汉翻译的常用方法与技巧 (三): 词语和句子	
的调整	121
第一节 词语顺序的调整	121
第二节 句子结构的调整	127
第八章 英汉翻译的常用方法与技巧 (四): 英语中某些	
特殊词语与结构的译法	136
第一节 英语冠词和虚词it 及there的译法	136
第二节 英语定语从句的译法	145
第三节 英语被动结构的译法	152
第九章 英汉翻译的常用方法与技巧 (五): 汉语中几种	
特殊句型结构的译法	163
第一节 汉语无主句的译法	163
第二节 汉语“把”字句和“得”字句的译法	168
第三节 汉语连动式和兼语式的译法	175
第十章 英汉翻译的常用方法与技巧 (六): 其他两种结	
构和长句的译法	187
第一节 外位语结构的译法	187
第二节 否定结构的译法与“正说与反说”	
的处理	193
第三节 长句的译法	204
短文翻译练习	221
一、英译汉短文翻译练习	221
二、汉译英短文翻译练习	248
各章练习题参考答案	265
短文翻译练习参考译文	285
一、英译汉短文翻译练习参考译文	285
二、汉译英短文翻译练习参考译文	303

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关于翻译的意义与作用

翻译工作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口头语言的翻译肯定早于书面语言的翻译。在有文字之前,各民族互相来往,自然会有异族之间口头语言的翻译发生。后来各民族之间的文字翻译就愈来愈多了。翻译是不同民族之间用不同语言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尤其在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过程中,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突出。学习外语是为了把外语作为工具,学习、研究外国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也是为了通过翻译使中国和外国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得到交流。因此,学外语的人在学好外语的同时,不仅要把汉语学好,而且还要学会中外不同语言互相转换的本领,也就是说要学会翻译的能力。当然,就学习外语本身来说,实践证明,翻译对学好外语是很有帮助的。正如朱光潜先生说的那样,“翻译是学习外国文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它可以训练我们细心,增加我们对语文的敏感,使我们透彻地了解原文。”但要注意,切不可把这样的观点误解为学习翻译是学习外语的主要手段。相反,我们必须把学习翻译放在学习外语的最后阶段。有的教翻译课的教师曾这样说:“要把翻译课讲成翻译课,要避免把翻译课教成变相的英语精读课,外加中学汉语作文课。”因为往往到了大学三、四年级还有些学生的外语或汉语的基础不够扎实,在作翻译练习时对英语的理解或对汉语的表达还存在较大的困难。这就迫使教翻译课的教师不得不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纠正翻译作业中大量属于外语和汉语语言基本功方面的错误,

因而不能把主要力量放在讨论、研究两种语言的转换问题上。所以学习翻译虽然对学习外语很有帮助，但不能把学习翻译看作是学习外语的主要手段；相反，学好外语倒是学好翻译的前提。

翻译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是谁都清楚的。但是翻译在一些人头脑中的地位还并不象其他学科那么重要，似乎只要学了外语，谁都可以很好地胜任翻译工作。所以有人说翻译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a thankless job）。到现在为止，尽管中国、外国都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从事翻译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但由于翻译理论的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翻译理论界仍处在说法不一、百家争鸣的阶段。傅雷在一篇谈翻译经验的文章中说：“谈理论吧，浅的大家都知道，不必浪费笔墨；谈得深入一些吧，个人敝帚自珍，即使开展论战，最后也容易抬出见仁见智的话，不了了之。”可见，对翻译理论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开展。但是，除此之外，对翻译的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恐怕也是开展对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主要障碍。

首先，关于翻译是否有规可循，承认不承认翻译有理论可言，还有不少人持不同的意见。此外，也有人为了强调文学翻译不可能实现彻底和全部的“化”，认为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向原作过渡，诱导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由于强调绝对合乎理想标准的翻译不可能存在，古今中外的不少翻译家、学者、专家都有过类似的看法。如在西方 Von Humbolt 就认为“一切翻译只不过是企图解决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的一种尝试。”(All translation seems to me to be simply an attempt to solve an insoluble problem.) 过去我国一个学者也有类似的更明确的说法：“一切文艺作品都是不能翻译的。翻译是不可能的……最忠实于原作的办法是不译，让读者直接去欣赏原文。”这样一些看法，对文学翻译来说，对有条件学好外语或已经懂外语的人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由于‘翻译难’、‘翻译质量标准’的相

对性或‘等效原则’的相对性，便这样提出问题，在客观上就完全抹杀了翻译的可能性，自然也就更谈不到什么翻译的重要作用了。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第三世界，包括我国在内，需要从先进的工业国家引进技术，都要通过翻译才能使本国的科技人员（包括技术工人）在不懂外语的情况下，学会运用外国的先进技术成就。世界各国有许多公私机构，彼此之间无论签订什么条约、合同，都要有译本。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1948年至1970年世界上的译本增加了四倍半。各国政府领导人不一定都懂外语，更不一定都懂几种外语，都是靠译者的翻译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还有广大的读者、听众和观众，要通过本国的译文材料（包括翻译过来的文艺作品和其他资料），译制的电影、电视和广播，来欣赏外国的文艺作品，并吸取外国的先进知识。尽管翻译不可能百分之百全部彻底地反映原作的面貌，这是事实；但几千年来，尤其是现在，翻译一直在起着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这也是事实。道理很简单，能读原作的人毕竟是少数。学习马列主义的人中懂得外语的是少数，欣赏莎士比亚、歌德作品的读者也不一定都懂外文。不可能人人都掌握外语，更不可能人人都掌握多种外语；而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学习外国经验和各种知识的，却是更多的人所需要的。只有借助于翻译，才能在多数人和多数国家之间广泛地交流情况，互相了解。有人说学会一种外文等于开一个窗户，可以看到窗外另一个世界的真实情境。这话很有道理。即使象有的翻译家把翻译比作“透明的窗格玻璃”或“遮遮掩掩的面纱”，对大多数想要了解、又需要了解外国情况而又不懂外语的人来说，如果好的译品真能起到“窗纱”或“窗格玻璃”的作用，纵然是文学翻译，也还不失为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好办法。正如林语堂所说的：“翻译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很有用的事业。”何况只要译者的才识和功力到家，也完全可以起到“艺术效果与原作大致相同”的“异曲同工”的作用的。因此，如果为了强调翻译与原作很难、

或者不可能完全等同，就贬低翻译的重要作用，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现实实际的。正因为这样，才更足以说明力求提高翻译质量的重要性和深入开展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必要性。

第二节 关于翻译的理论与技巧

翻译有没有理论可言？有些人并不反对翻译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但由于强调“翻译难”、“翻译无成规”，便认为翻译没有什么理论可言。如“翻译没有诀窍，但可以学会，无他，实践而已”的提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同时，则有不少人认为翻译理论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林语堂早在30年代在《论翻译》一文中，一方面说“译学无成规”，另一方面又说“译学虽不能找出何等的成规，倒有许多手术的问题不可不讨论的。”接着便又谈到了关于翻译标准、原则等方面的种种问题。解放前，大学的外语系一般都设有翻译课，但基本上都是只做翻译练习，不讲翻译理论、原则和技巧。解放后，陆殿扬先生最初写出了《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的教科书，对翻译理论、原则和方法、技巧作了较系统的讨论。但他仍然认为，要想把翻译变成一种科学的理论，还有待今后的不断努力和探索。近年来国内出版了不少谈翻译理论和技巧的书籍，包括《翻译教程》之类的教科书。但是，至今仍有些教翻译课的教师不同意讲什么翻译理论与技巧。有人认为，只要从事翻译实践，就可学会翻译，不需要别人告诉你怎样翻译。就如同游泳一样，只要跳进水里去游，就能学会游泳。然而这只能说对了问题的一面。如果一个人只是每天跳进水里乱游一阵，比起一个按照一定的游泳方法和技巧进行练习的游泳者来说，进步肯定要慢得多。当然，在翻译教学中，必须加强实践，经常做练习；但也要结合实践，从理论和技巧方面加以指导，使之举一反三，灵活运用，

才能收到成效。因此，在翻译教学中，为了培养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必须有一定的翻译基础理论知识作指导，对学生进行诱导、启发，使之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地用翻译的基本技巧和原则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这样，实践能力的提高，才有科学的依据。在金隄和奈达合编的《论翻译》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每个人的翻译实践都有一些指导原则，区别在于自觉与不自觉，在于那些原则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我们认为对“理论”作这样广义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民主德国的翻译家阿·库勒拉认为，“从语言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之日起，从语言把人们分隔之日起，翻译实践便存在了。……翻译理论的存在已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的任务是深入发展这些理论。”翻译工作既然有那么长久的历史，应该承认在长期翻译实践过程中，总是有些理论方法和技巧可以总结的。实际上也已经有若干可供研究的理论。在外国翻译理论界有各种流派和争论，有待今后不断研究和发展。其实，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何尝不都是在不断更新和发展呢？

谈到翻译理论，就不能不涉及翻译的性质。在当前讨论、研究翻译的论著中，对翻译的性质，即翻译到底是一种技巧，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各家的说法还不完全一致。在我国有不少人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也有人认为翻译虽然是一门艺术，但它可以成为、并应力求成为一门科学。关于文学翻译，有人认为“只是艺术，不是科学”。还有人认为“翻译还没有跳出‘技巧’而成为艺术”。在外国，英国 Theodore Savory 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美国 Eugene A Nida 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一种文学的再创造，而且还是一门科学。英国 Peter Newmark 的看法是：“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说翻译是科学，是因为有些东西只有一种译法，必须学会。例如科技术语，一般只有一个译名。……此外，如有些常用的比喻，成语，文告用语，社交用语，还有什么天气预报，医生处方，体育新闻，会计事务，会议记录等等的用语，也往往有固定译法，不懂不行。……”

说翻译是艺术，是因为有些东西能有各种不同的译法，怎么挑选适当的译语需要锐利的眼光。……”从文学角度考虑问题的人，往往强调翻译是艺术，而不是科学；而研究语言学的中外学者，则主张翻译是一门科学，至少应当成为一门科学。在苏联一向存在两大流派：一派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另一派从文艺学的角度研究翻译。长期争论不休。不管怎样，如果说翻译是科学，自然需要从中研究探讨出规律性的东西；如果说是艺术，要学一种艺术，也不是单靠天才而能有所成就的，也还需要有指导的训练和修养，艺术也有艺术的理论和技法。不论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艺术，还是一种科学，或者既是艺术又是科学，都需要我们对它进行理论、方法与技巧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从而不断提高我们在实践中的翻译质量。

那末，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又是什么关系呢？翻译理论，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也就是为了反映翻译中的一切重要规律，必须首先明确原作语言和译作语言中表示同一意义的方法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找出克服其不同之处的最典型的方法，即翻译技巧。因此，我们认为研究翻译，应当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原作语言和译作语言的对比上，并在此基础上来探讨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把研究两种语言的对比和研究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有机地联系起来。

思考、讨论题

- 一、翻译课的目的、任务及其在外语学习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 二、翻译工作的重要意义何在？
- 三、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如何？
- 四、翻译是一种技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
- 五、研究翻译应当把重点放在哪里？

第二章 翻译的标准

第一节 关于翻译标准的各种论述和不同理解

关于翻译标准，古今中外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有过许许多多的论述。在中国，唐代的玄奘提出过“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即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清末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项翻译标准，长期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被认为是“译事楷模”。同时围绕这三个字在翻译界引起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尤其对“雅”字的争论较多。因为译文雅不雅取决于原文，所以不少人认为不应把‘雅’字作为翻译标准之一。况且，很多翻译（如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只要意思准确，文字通顺，就可以达到要求，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成为文学。林语堂提出的三项翻译标准是“忠实”，“通顺”和“美”。“美”的标准显然比“雅”的涵义要更广一些。另外，也有人对“雅”给予了新的理解。如周煦良就主张把“雅”字理解为“得体”，所谓“得体”，指的是“文笔必须具有与其内容相适应的风格”。所以他以为“还是信、达、雅好”。也有人认为，只要能做到“信”和“达”，“雅”的成分自然也就含其中了，“雅”只是“信”“达”之附庸。这实际上把“信”和“达”摆在了首要的地位。在30年代，鲁迅提出过‘信’和‘顺’的翻译标准，一是“力求其易解”，二是“保存原作的丰姿”。当时曾有过“宁信而不顺”同“宁顺而不信”的争论。以梁实秋为代表的一方，主张“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显然是极端片面的；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方，提出“宁信而不顺”的主张，则是为了驳斥对方片面的错误看法。实际上鲁迅先生的主张是在

“信”的前提下，还是兼顾了两个方面的“力求其易解”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总的来说，大家对“原文思想内容与译文语言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逐渐趋于统一。当然，对翻译标准的具体提法仍然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概括为“忠实、通顺”，有的则把“信”和“顺”理解为“准确”与“流畅”，有的提出“准确”、“通顺”、“易懂”，或“准确”、“通顺易懂”，也有人从译文读者的角度把“忠实”解释为“可靠”，把“流利”解释为“可读”，等等，不一而足。提出这些主张的人一般都认为“信”和“顺”是辩证统一、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要使译文忠于原文，必须文字合乎规范，通顺易懂；如果译文不能使人看懂，自然也就谈不到忠于原文了。此外，在注意使译文通顺流畅的同时，必须把原文的思想内容，以及风格、神韵尽可能忠实而准确地表达出来，否则就不成其为翻译了。之所以出现“形式主义”或“机械主义”的译文（死译），或“自由主义”的译文（乱译），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在翻译过程中把统一的标准割裂开来，片面地过分强调了某一个方面。至于“信”和“顺”二者之间的关系，一般都主张在“信”的前提下，力求通顺易懂。因此，很多人索性把翻译的标准理解为只有一个“信”字就够了。他们认为：如果原文既达而雅，我们把它译成不达不雅，就不能算是“信”；如果原文不达不雅，把它译成既达又雅，也不能算是“信”。那就是说，译文对原文的思想、感情、风格、神韵等都要忠实，才是合乎标准的译文。所以“只须求信，达即在其中了”。换言之，“信”既包括思想内容方面的对等，又包括语言形式、风格方面的对等。然而，现在也有人认为，所谓“信”或“忠实”应该是指思想、内容、意义而言，绝非指语言。因为语言表达的某些相似之处，取决于两种语言内在结构的相似程度。因此，他们认为，就具体的语言形式而言，不可能完全与原文的语言形式对等；如果不是单指文字形式，而是从美学的观点来要求译文更好的体现原文的神韵、风格，这当然是必要的。所以有人认为文学翻译应强调